

054574

繪

中国工业大学  
图书馆藏

152

繪

# 失窃的密信

潘定宇 译

未来出版社

# 失窃的密信

[埃及] 马罕茂德·萨里姆 著  
潘 定 宇 译

未 来 出 版 社

据埃及新月出版社1980年版翻译。

原作书名为《暗号》。

失窃的密信

[埃及] 马罕茂德·萨里姆 著

潘 定 宇 译

未来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4.25 字数67,200

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7,800

统一书号：10303·60 定价：0.72 元

## 目 录

- 1 “法布里卢”公寓 ..... ( 1 )
- 2 每走一步都潜伏着危险 ..... ( 9 )
- 3 戴帽子的里蒙 ..... ( 17 )
- 4 卡米娜，你在哪里？ ..... ( 26 )
- 5 一首动人的歌曲 ..... ( 33 )
- 6 不期而遇 ..... ( 42 )
- 7 圣基亚拉旅馆 ..... ( 49 )
- 8 咖啡馆的遭遇 ..... ( 57 )
- 9 密信不翼而飞 ..... ( 67 )
- 10 卡米娜的又一次遭遇 ..... ( 74 )
- 11 另一端的谈话者 ..... ( 81 )
- 12 山穷水尽 ..... ( 89 )
- 13 一位来自芝加哥的探险者 ..... ( 96 )
- 14 第二次接触 ..... ( 105 )
- 15 吉库莫的劝说 ..... ( 112 )
- 16 揭开奇异之谜 ..... ( 120 )

## — “法布里卢”公寓

一辆旧出租汽车慢慢地减低了速度，司机头也不回，淡淡地说道：

“先生，已经到了圣马西尼大街，要不要再往前开？”

虽然司机讲的是意大利语，然而艾哈默德听懂了，于是答道：

“就停到这儿吧！”

艾哈默德走出汽车，付了车费，伫立在大街上，直到那辆出租汽车离去。他朝四周打量着，今天早上他曾得到如下指示：

立即乘飞机去罗马，然后换乘火车前往米兰。在米兰的圣马西尼大街打听一家名叫“法布里卢”的公寓，在那里定一个单人房间，等候一位送信人，送信人也是住在这所公寓里。接头的暗号是在门上敲三下和说一句“Solo”，“Solo”在意大利语里是“独个

儿”的意思。那人将会交给你一封密信，同时，你把随身带去的那封信也交给他。在交接信件的时候，你务必加倍小心，因为你可能被人监视，也许那个送信人被人盯上了。

自然，上述指示是‘零号’发出的。艾哈默德完成任务以后必须立即离开公寓，住到另外一家旅馆里去，以免露出任何蛛丝马迹。现在，出租汽车已经消失在街道的另一端了。艾哈默德两眼凝视着前方，那里有一家咖啡馆，他打算在前去寻找那座公寓以前，先到咖啡馆去喝杯茶。于是他机警地越过圣马西尼大街，走进咖啡馆里坐了下来，要了一杯茶。

圣马西尼大街与米兰火车站毗邻，这座宏伟的火车站是按照古老的罗马式样兴建的，非常壮丽。艾哈默德从火车站出来以后，完全可以直接步行到圣马西尼大街。但是，他却叫了一辆出租汽车，驶到了远离火车站的地方，然后又乘上了另一辆出租汽车来到这里。因为‘零号’曾指示他务必加倍提高警惕，他应该不折不扣地执行这道命令。

艾哈默德把小皮箱放在面前，手里端着茶杯，开始思索起来：这是他第一次来到意大利，第一次执行一个目的不明的使命，他不认识送信的那个人，也不知道他将要收到的那封密信里究竟装着什么。同时，

他也不了解自己随身携带的那封信的内容。

在贝鲁特少年朋友们的秘密住地里，艾哈默德早地就醒来了。他一接到‘零号’发来的指示，便立即告别了自己的伙伴，仅用了三个小时，就飞抵罗马了，接着又乘火车来到了米兰。如今，他坐在圣马西尼大街的一家咖啡馆里，不知道等待着他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。

他喝完茶，付过钱，两只眼睛紧紧地注视着外面的街道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提着皮箱站起来，慢慢地走出了嘈杂的咖啡馆。艾哈默德走到一辆停着的出租汽车跟前，向司机打听法布里卢公寓的地址，司机随手向远处的街尾指了一下。

艾哈默德知道出租汽车司机是对城市交通最为熟悉的人。他步行不到一百米，便来到了街尾，一块书写着“法布里卢公寓”的旧牌子呈现在眼前。他细心地端详了许久，终于推开门，大踏步地走了进去。

法布里卢公寓是一座旧楼房，但仍然保持着它往昔的富丽色彩，宏伟的玻璃大门，五颜六色的各式地毯，散发出一种古老建筑物所特有的沁人心脾的芳香。

艾哈默德径直走到一张黑色的大办公桌前，一位年迈的妇女坐在桌子后面，正全神贯注地书写着什

么。他用意大利语对老妇人说道：

“晚上好！”

“晚上好！”老妇人顺口答道，但没有抬头。

艾哈默德站在那里等了一会儿，老妇人仍然埋头疾书，没有搭理他。于是他取出护照，放在老妇人跟前，经过一天的长途跋涉，他急着要休息了。

老妇人不慌不忙地打开护照，审视着。忽然，她用一口纯正的阿拉伯语问道：

“你是埃及人吗？”

“是的，您是……”艾哈默德对老妇人的举止十分诧异。

“我在埃及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。在亚历山大城的腊姆勒车站附近，曾经有过我的一座公寓。”老妇人脸上露出了和蔼的微笑。

她滔滔不绝地谈起了对亚历山大城的美好回忆，要不是艾哈默德急于要去休息，他真想听完这个故事，然而他实在太疲乏了，只好打断妇人的叙述，说道：

“这里有空房间吗？”

“为了你亲爱的祖国，我一定要给你安排一个房间。”

老妇人不停地翻阅着手中的登记本，接着又说



道：

“真对不起，只有临街的一间小房子了。”

“这就很好！”艾哈默德迅速地回答她。

妇人将艾哈默德护照上的情况一一进行了登记。少年伫立在一旁，不停地思索着，‘零号’要我前来法布里卢公寓，难道就是因为这里有这样一位女主人吗？和米兰这位会讲阿拉伯语的妇女建立联系，抑或就是他所承担的一项任务，或者纯粹只是一种偶然的巧合？他知道有许多意大利人和希腊人曾在埃及生活过，因此在这些国家的大街小巷和咖啡馆里能够听到人们讲阿拉伯语。但是，他携带着一封秘密信件，正等着一位陌生人前来领取，务必保持高度的警惕。

艾哈默德发现不少客人正从电梯上走下来，便不时地审视着那些人的面孔，那位取信的陌生人也许就在他们中间，不过，他是什么模样呢？也许个子不高，大腹便便，走起路来有些蹒跚？或者是一位满头银发的长者，鼻梁上架着一副墨镜？也可能是一位风度翩翩的青年，满脸挂着微笑？面前这位长得象匹骏马的老妇人，也可能是他正在等着的那位陌生来客。

女主人把房门钥匙交给了他，问他打算在这里滞留多久，为什么到意大利来，可她没有留给客人回答问题的机会，立即又微笑着说道：

“自然，你是到这里来找工作的，许多埃及人总是利用假期到意大利来找个工作干干，不过，现在并不是度假的季节。”

艾哈默德对主人的唠叨毫不介意，他从桌子上收起护照，按照老妇人的吩咐，乘电梯上二楼去了。他迅速来到九号房间门前，朝四周仔细打量。走廊上静悄悄的，没有一个人影，他遵照‘零号’的指示，从口袋里取出了一张事前准备好了的红色小圆纸片，迅速地贴在房门上，前来取信的陌生人看到这个标志，就知道他住在这里。

艾哈默德又对楼道扫了一眼，然后打开房门，轻轻地走了进去。他把房门反锁上，钥匙装在口袋里，把皮箱放置在房间的衣柜里。收拾停当以后他走进浴室洗了个澡，不久便躺在床上睡着了。

冬天的夜晚，黑暗早早地笼罩着米兰。天空下起了濛濛细雨，而且越来越大，一会儿就变成倾盆大雨了。当艾哈默德一觉醒来的时候，房间里仍然一片漆黑，雨水溅落在玻璃窗上，发出吧嗒的响声。时钟指向晚上八点三十分，他感到肚子饿了，自下飞机他还没有吃过一点东西。艾哈默德把被子掀到一旁，拧开灯，打开衣柜，皮箱仍然完好地摆在那里。

那位取信的陌生人随时都可能前来这里，他不能

离开房间一步，便按了一下电铃。刹那间，传来了敲门的声音，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笑容可掬地出现在他的面前，艾哈默德向姑娘要了一些夹心面包和一杯茶。

他打开皮箱，密信藏在皮箱里的一个夹袋里。在皮箱的另一个秘密夹袋里，还藏着一支速射无声手枪。在第三个夹袋里，装着一些化装用品和另外一张护照。护照上也贴着他本人的像片，只是装束不同。至于皮箱其它一些地方，则装着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它们都是用来掩饰自己的身份和作化装用的。突然，传来了敲门声，他便立即关好箱子。他默默地数着敲门的声音：一、二、……，难道这就是前来接头的陌生人？然而敲门声接连不断，他便马上站立起来，打开房门，发现一只盘子放在那里，盘子上面摆着夹心面包和一杯茶。他尽快地吃完了这顿简单的晚餐，两只耳朵仍然支棱着，等待着门上出现三下敲门声。

雨仍然下得很大，天气异常寒冷。艾哈默德从皮箱里取出一本书，躺在床上读起来。他不时地看看手表，时间在慢慢地流逝，但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他走到玻璃窗前，凝视着外面的街道。雨哗哗地打着，小街上的店铺都关门了，路上没有一个行人，一

阵忧伤和孤独之感袭上心头。他刚一转身，凭借着从门缝下射进的一丝儿灯光，瞥见了一个人的脚影。于是便蹑手蹑脚地走到房间中央，两眼盯着房门，他发现门柄在轻轻地转动。艾哈默德知道有人想打开它，便朝前走了两步，小心翼翼地打开皮箱，取出手枪，随后又立即回到房间中央，等待着事件的发生。不过，刹那间，一切又都恢复了平静。一种好奇心驱使他想要打开房门，看个究竟，但立即又迟疑起来。他前来意大利是为了执行一项特殊使命，如果过早地暴露自己，那就会贻误任务的完成。

门外的脚影消失了，门柄纹丝不动。艾哈默德一直站在原地戒备着。他悄悄地踱到房间中央的椅子跟前，坐在上面，两只眼睛瞪着那扇门，手里握着手枪。忽然，楼道里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。艾哈默德扫了一眼手表，时针正指向午夜一点。脚步声在房门前嘎然而停住，同时听到了咚咚咚三下连续敲门的声音，他猛地一下从椅子上跳了起来，赶紧把门打开。

## 二 每走一步都潜伏着危险

艾哈默德把门打开，面前站着一位神色慌张的陌生人，他一面悄声说了一句“Solo”，一面往房间里闯。

艾哈默德立即给他闪开一条路，但那人还没有来得及走进房间，便倒在门口了。艾哈默德趴在远离门槛的地上，伸手把灯关掉。他知道有人在发射无声手枪，而且确实听到了子弹打在门上所发出的声音。艾哈默德弯下身子，用力把那人往房间里拽，就在这时，在楼道灯光的照射下，一个手持武器的家伙正在仓皇逃窜。艾哈默德猛地扑了上去，拼命用脚踢那个家伙的肚子，把他踢翻在地。接着，他飞速跑回房间，锁上房门，打开灯，趴在那位陌生人身上，只听得他断断续续地说道：

“威尼斯……圣基亚拉……卡米娜……”

说完，他的心脏便停止了跳动。

艾哈默德赶紧在那人身上搜索起来，想找到他要取回的那封信，可是，陌生人的衣服口袋里什么东西也没有。

现在艾哈默德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尽快离开这里。在通常情况下，追击的不会是一个人，他们随时都可能闯进来。

他来不及更换衣服，只是穿上皮靴，提着皮箱，关了灯，跑到窗前，毫不迟疑地打开窗户。雨仍然在哗啦啦地下个不停，但他已经顾不上这些了。艾哈默德把脚伸出窗外，他注意到象所有古老的建筑物一样，外墙上砌有一条条凸线。

尽管他感到凸线不太坚固，可他还是迈了出去，蹬在凸线上，想尽可能快地离开。艾哈默德站在凸线上，觉得有些摇晃，便谨慎地挪动着。突然，一段凸线踩崩了，在快要掉落下去以前，他左手提着皮箱，右手紧紧地抓着头顶上方的屋檐，悬挂在空中。

艾哈默德往下张望，不禁心慌起来，如果这样跳下去，准会粉身碎骨。同时，他悬挂着的胳膊疼痛异常，手指几乎要折断了。他必须马上把皮箱扔下去，让左手去抓屋檐。可是皮箱里面除了装着一封不知什么内容的密信以外，还装有不少工作用具。

艾哈默德必须在几秒钟之内作出抉择。皮箱终于



扔在街道上，他用左手紧紧地抓着屋檐，一边滑动，一边寻找着跳下去的地方。忽然，他感到屋檐在剧烈地摇晃，那是有人也站在屋檐上了。用不着怀疑，追击他的那个人就是原来想要闯到他房间里来的那个家伙。

艾哈默德用两手在屋檐上飞快地倒换着，因为那个人快要赶上他了。蓦然间，他发现楼梯后有一条铁梯，距他足有两米多远，便纵身跳了过去，落在铁梯上。他舒展了一下身子，赶紧往下疾跑。子弹在头上呼啸，追击的人已经发现他了。

几秒钟工夫，艾哈默德就来到了大街上，他赶紧朝扔皮箱的地方跑去。当他看到自己的皮箱时，心情仍然十分紧张，他担心追击的人会埋伏在那里。幸好，那里没有一个人影。他刚一抬起皮箱，便听到了急促的哨声。哨声掩盖了雨水滴嗒的声音，划破了黑夜的宁静。警察发现了他，或者他们看到了站在屋檐上的那个追击者。

艾哈默德当机立断，用尽全力朝街道的另一方向跑去。到了街道的尽头，他发现旁边就是宏伟的米兰火车站，便紧跑几步跳到了高大的月台上，一口气跑到月台的尽头。艾哈默德虽然气喘吁吁，但仍然不停地朝前面奔跑，一头闯进一间盥洗室里。他关上门，



倚在墙壁上，大口地喘息着。随后，他打开皮箱，取出毛巾，把皮箱和身上的雨水都擦拭干净，接着又理了理自己的头发。一切就绪以后，他打开盥洗室的门，想走出去。突然，一支手枪对着他，耳边传来了一个严厉的声音：

“不许动！”

真是一个可怕的时刻。艾哈默德没有犹豫，他用力把手中的皮箱向那人一抡，那家伙踉踉跄跄地向后退了两步。艾哈默德趁机朝外面冲，但是盥洗室门外还站着另外一个人，去路被挡住了。艾哈默德急中生智跳了起来，凌空一脚踢在那家伙的脸上，转身便朝火车停着的地方疾跑。几十列火车正停在巨大的车站上待发。这里是欧洲最大的火车站。

艾哈默德弯着腰，在火车车厢底下来回奔跑着，远处传来了追赶的脚步声。显然，追击他的人越来越多了，他们决心要缉拿他。如果落在这些人手里，他的一切就都完了。

他站在一节车厢后面，注视着在雨中来回奔跑的人群。此刻，他独个儿呆在一座陌生的城市，许多人正在追击他。雨水透过了他的衣服，浸入了他的骨子里。他疲惫不堪，思绪万千。

追击的人离他越来越近，一个个悄悄地接近了车